



◆鄭文雅送石灣蠅蟬盆「回」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



▲可能出自「白釉行」的蠅蟬盆。



▶鄭文雅捐贈的蠅蟬盆兼具工藝製作技法和審美。



▲鄭文雅簽署捐贈協議。



▶廣東石灣博物館清點接收數個蠅蟬盆。

一個機緣巧合，偶得百多件超百年陶瓷蠅蟬盆，對於鄭文雅而言，這不是「天降橫財」，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如何保護陳列是她不時需要面對的難題。不少人建議她拿去拍賣，換得真金白銀；但鄭文雅則有心把它們「送回家」得到專人照料和研究。四月春風和煦，鄭文雅前後兩批的慷慨捐贈令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如獲至寶：不僅豐富館藏展列，還較好補充了石灣陶業「24行」的一些文化斷層研究。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佛山報道

鄭文雅捐 150 件百年陶器 可補充石灣陶業二十四行 斷層研究

「如果你不把它們搬走，它們就會被扔去垃圾站。」鄭文雅清點出了150個蠅蟬盆，獨自搬運了五六次才把它們搬回家，此後的十多年間，一直收藏在她的藝術創作工作室。

石灣陶器遠銷海外上百年

摘過香港小姐的桂冠，也是香港金像獎講座設計的靈感繆斯，早期演藝圈光環耀眼，也不妨礙鄭文雅逐漸告別鎂光燈，轉身投入文化藝術的滋養中。她喜歡陶藝，也廣交許多行業大師、手藝人。身邊人皆知她的才情喜好，當時也才會被朋友火急火燎叫去攬收這批因為大廈拆遷，差點被當作垃圾處理的蠅蟬盆。十多年過去，每每有朋友到訪，見到製作工藝與審美俱佳的蠅蟬盆，總有人抵不住想抱回的心。對朋友一向大方的鄭文雅也難得地說「不」：「她們大抵是拿回去當作花盆，這會損害它們的文化價值。」雖然未曾專門考究蠅蟬盆的來處和價值，但從盆面的釉色和工藝，鄭文雅也明白這批陶器至少有上百年的歷史。但如何系統地陳列保護這批陶器，她自覺個人力量單薄。不少朋友建議她拿去拍賣，用真金白銀換日常的操心。但鄭文雅說：「我早已過了對金錢的追逐迷戀期，有緣接收照顧它們，也想要把它們安置妥當。最理想的當然是有博物館能識得它們的價值。」

一次，佛山石灣的老友鵬師傅來港，在工作室看到了這一批收藏，遂果斷告訴鄭文雅：「這些一看就是石灣陶器，而且是石灣24行裏具有較高工藝水準的『白釉行』」。知道了它們自哪裏來，鄭文雅就有心把它們送回去給懂得它們價值的人照顧。在陶藝師朋友的建議下，她主動聯繫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為了蠅蟬盆能真正「回家」，回到懂得它們價值的人手中，鄭文雅親自到石灣陶瓷博物館考察，在館長的帶領下參觀了石灣陶器二十四行展。

「說起陶瓷，眾人皆知景德鎮，殊不知和官窯景德鎮相比，石灣民窯燒製的陶器，早在唐宋就遠銷日本、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改革開放初期，通過港澳來

佛山參觀石灣美術陶瓷廠的海外遊客特別多，時常可見載滿外國遊客的大巴，石灣陶製的茶壺、碗、水缸等生活用品在海外廣受歡迎。」

一個小時的參觀中，鄭文雅被石灣陶藝的造型規制、釉彩紋飾和風格樣式蘊含的歷史信息所吸引。在交流中，鄭文雅獲悉，自己捐贈的這批蠅蟬盆可以補充博物館對石灣陶業二十四行的文化研究，以及提升對當時「白釉行」釉色審美和工藝水平的認識。

傳統陶器文娛情趣 打開今人新認知

「從這些蠅蟬盆能看出百多年前各階層人們的喜好和社會風尚，市民百姓的一些生活理想和文娛情趣。」鄭文雅期待，石灣陶瓷博物館後續能主題展出這批「蠅蟬盆」，讓更多人了解石灣陶器鼎盛時期的一些民間文化和製作工藝。

陶藝師鵬師傅認為，在這批「蠅蟬盆」裏提煉出主題展覽是很有必要的。在他看來，古人為了「鬥蠅蟬」可以將蠅蟬盆的燒製衍生成一個品類行業，蠅蟬盆的生產量也一度較大。從這批捐贈的蠅蟬盆來看，當時的形制、高度、容量都有嚴格的尺寸標準，這也說明了石灣陶業曾經的規模化發展。剛從斯里蘭卡旅行回來的鵬師傅也發現，在斯里蘭卡看到很多大缸，是曾經航海盛裝淡水所用；那些一看就知道都是石灣產的，石灣窯火從未熄滅。鵬師傅說，從東南亞諸國傳世的大量石灣陶器中，包括華人建築用陶和收藏品，可得到石灣陶器遠銷且遍佈的證明。

「鄭文雅捐贈的蠅蟬盆，讓在港流轉百年的蠅蟬文化回到石灣。未來蠅蟬盆的主題展覽或許也可以給現代人重新啟迪，對傳統陶藝打開新認知。」鵬師傅點讚鄭文雅的慷慨捐贈，他也說，博物館的收藏和展覽意義就在這裏。

「這150個基本上是屬於石灣民國時期的蠅蟬盆。」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副館長李燕娟肯定鄭文雅的捐贈極具文化研究意義。很多蠅蟬盆不僅擁有典型的石灣釉色，另外也在蠅蟬盆的底部墊鋪上，看到了石灣曾經存在的一些陶行和一些未曾被了解挖掘到的師傅名。李燕娟透露，這批蠅蟬盆较好地補充了石灣陶瓷博物館對石灣陶業二十四行的一些斷層研究，後續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價值。

作為石灣陶業的研究者、保護者，李燕娟對石灣陶器的「走回來」充滿感慨。借助鄭文雅的捐贈，李燕娟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港澳及海內外的朋友前往石灣陶瓷博物館，再探石灣陶業之美。「現代的石灣陶瓷走出去，也離不開港澳的交流展示窗口作用，希望我們的石灣民陶器可以繼續豐富海內外民眾的美好生活場景。」

話你知

廣東佛山「石灣古鎮」的陶瓷古窯窯火不滅，燒製日用、藝術、園林、工業等24行陶瓷產品行銷海內外，在歷史上被譽為「南國陶都」。當下，石灣古鎮中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稱為陶瓷活化石的南風古灶和高灶，可供遊客縱覽陶都古今面貌。

▲鄭文雅準備向博物館捐贈逾百件百年陶器蠅蟬盆。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館長阮小珈（左），及鵬師傅表示歡迎。



梁雪英《融象》 中國水墨彰顯寫意精神

▶《路》26cm x 70cm 20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兩竹）將傳統筆墨與現代思維糅合，是香港水墨藝術家梁雪英在繪畫中遵循的創作理念。她筆下磅礴潔淨的冰川、溫和雅致的荷花、茫茫雪地中行走的企鵝、隨風猛湧的海浪，都傳達着藝術家的創新與探索精神，同時亦以大範圍的留白和清秀的筆觸展現着中國水墨蘊含的民族精神。近日梁雪英首次攜2022年在北京舉辦的《融象》個展來港，於即日起至4月15日在尖沙咀1881古蹟展覽館展出22幅以冰雪極地、生靈、自然花鳥為主題的作品。梁雪英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講述了每幅畫作背後的創作歷程、水墨藝術的寫意精神。

生於香港的梁雪英自小熱愛繪畫藝術，早年曾師從嶺南派大師趙少昂，1992年進入中央美術學院隨張立辰教授深造大寫意花鳥畫，並於1999年獲得碩士學位。她指出，要繪畫就首先要創作的慾望和審美的訴求，然後再融入自己當下的情緒和感受，「把生活狀態轉化為『出自然但勝自然』的藝術狀態，是物我交融，是內在精神的流露與寄託。」

「新變」是梁雪英圍繞荷塘景色創作的系列。她表示，荷花與蓮蓬每年都會生長並凋謝，它們有變化，她也有變化。「我的閱歷、情緒、態度、審美是每年都在變化的，所以我將主觀的審美和感受通過同一個主題展現了出來。」梁雪英的「繁花」系列則包含多幅向日葵，這也是她常畫的題材。她回憶在北京寫生時，看到一棵從未見過的巨型向日葵。「雖然那時已是秋天，但它依然挺立在那，好

似一個人面對困難時那樣堅強。」通過花卉給予她的靈感，梁雪英以色墨交融展現出氳氳輕柔之感，在這微朦的物象中，一股輕鬆愜意的生命力透紙而出。

極地系列表現生命哲思

展覽亮點極地系列，是梁雪英以自己在南極的經歷為靈感創作的。她對全球氣候變暖與冰川的加速融化表示心痛與惋惜，因此運用獨特的技法，以暈染效果勾勒出冰山消融的輪廓，希望盡自己薄力呼籲大家保護環境。同時，她以大片水墨潑灑出寂寥又崇高的冰雪世界，不僅以濕筆訴說冰雪消融，更以幾處枯筆增添蒼茫和張力。這些畫作中，也有梁雪英描繪的南極企鵝。當時在南極所見成千上萬隻企鵝與同伴互動、集體入水捕魚或搶巢穴的情景，都令她覺得非常有趣。

《逍遙》是梁雪英在大幅紙張上描繪的鯨魚。她表示自己很欣賞鯨魚游動的動態美，也有通過鯨魚慢慢潛入水中的動作，感知到它的自在、逍遙，和在天地間的自由。

梁雪英近期也開始嘗試探索人物畫。作品《路》描繪了森林小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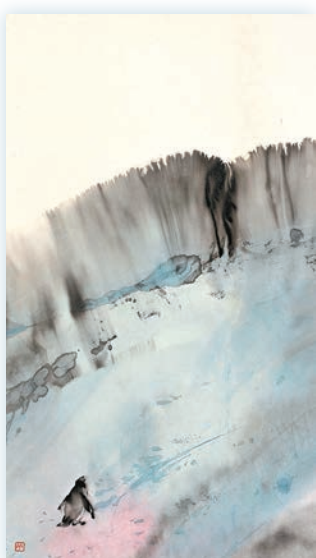
的一家人；長長的路在繁密的樹葉下若隱若現，前方則是一片未知。梁雪英表示「路」這個題材很有趣，因為每個人都走在獨一無二的路；前方不論是有障礙，還是有好運，都需要自己走上前發現。

談及中西方藝術的區別，梁雪英說：「中國的繪畫藝術建基於哲學理念上，偏重精神層面，而西方則建基於科學。中西方的體系不同，發展也有別。就好比是兩座大山，都各有高度、價值。」她認為，擁有民族自信很重要，希望通過中國畫傳達的民族自信。

▶《逍遙》180cm x 97cm 2022



▶《期盼》48cm x 27cm 2022



▲香港水墨藝術家梁雪英 兩竹攝



▲觀眾在欣賞梁雪英的極地水墨系列。主辦方供圖